

孔子

和他的弟子們

南懷瑾／著述

出版說明

這本書原名為《孔學新語》，是南師懷瑾先生，在五〇年代末期，對少數學子的講解整理而成。後於一九六二年，由「淨名學舍」出版，記錄者為巫文芳，校對者為朱文光。

有趣的是，那時的南師，正住在臺北泰順街六十巷的蓬萊新村三號，那裡就是「淨名學舍」，也是青年學子前來受教聽課的地方。如編者後來所認識的朱文光、林曦、杭紀東、巫文芳等，都是當時經常前來求教於南師的學子。而南師所教，除儒學外，還有詩詞文章，易學等，頗為多樣。

在《論語》二十篇中，當時南師才講了六篇。雖然只有六篇，但在臺灣卻開始發酵。首先是在軍方，邀約南師前往講演的，遍及陸海空三軍，之後各界也陸續邀約不斷。經過多年的講解《論語》，累積整理，終於在十四年後的一九七六年，出版了《論語別裁》。

《論語》是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典籍，南師幼年已經熟讀。及長，因遊心

於佛道，且參究禪法有得，於再次重研儒學之際，則另為悟入儒學之精華所在，故於重新講解儒學時，行文說法，不時流露禪風，以曾子悟道為最。

早在四十七年前，編者於南師處蒙贈《孔學新語》一書，始克對中華傳統文化產生新觀念。因念及時下青年學子之閱讀習慣尚簡，並為初學之方便計，特檢出此書再版，趁機將文句略加口語化，並將書名改為《孔子和他的弟子們》，期能為年輕一代，略開易入之門。

此書再版，從文字輸入電腦工作開始，到查證資料等工作，皆為晏浩學友於工餘之暇擔任，在此特別致謝。小標題則為編者所加。

劉雨虹 記

二〇一六年夏月

自序

髫年入學，初課四書；壯歲窮經，終慙三學。雖遊心於佛道，探性命之真如；猶輪志於宏儒，樂治平之實際。況干戈擾攘，河山之面目全非；世變頻仍，文教之精神隳裂。默言遯晦，滅跡何難。眾苦煎熬，離羣非計。故當夜闌晝午，每與二三子溫故而知新。疑古證今，時感二十篇入奴而出主。講述積久，筆記盈篇。朋輩咐囑災梨，自愧見囿窺管。好在宮牆外望，明堂揖讓兩廡。徑道異行，云輦留連一乘。六篇先講，相期欲盡全文。半部可安，會意何妨片羽。磚陳玉見，同揚洙泗之傳薪。諷頌雅言，一任尼山之拄杖。是為序。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歲次壬寅
孔聖誕辰南懷瑾序於臺北寓居

目錄

出版說明 4

自序 6

孔學新語發凡 14

學而第一 23

學問的基本 26

孝弟是什麼 29

你每天反省嗎 33

節儉的美德 35

為學的重點 38

盡孝 盡忠 有信 40

自重 自尊 41

好因得好果 44

父子之間 47

禮的作用 48

貧而樂 富而禮 52

為政第二 55

前言 58

正己正人之德 60

孔子的修養 63

什麼是孝 65

如何行孝 68

聽其言 觀其行 70

器識 品德 73

學問 思想 天才 76

有德才能服人 80

自信 信仁 84

中國鬼 外國鬼 87

八份第三

88

前言 91

天下將亂 風氣為先 93

禮的基本原則 95

拜神和迷信 99

禮的應用 101

祭祀的道理 105

祭祀不求福 108

禮樂的精神 110

禮賢下士 114

精神象徵的興衰 117

管仲不知禮 120

音樂的文化精神 122

里仁第四 127

前言 129

什麼是仁 133

仁者的行徑 136

如何修養到仁 141

仁的體和用 144

曾子悟道 146

孔學的宗旨 149

重義的人 重利的人 151

如何奉侍父母 153

你會作人嗎 157

公治長第五 160

前言 164

才德勝人的人 166

孔子擇婿的標準 169

子賤 子貢 冉雍 172

作官難 作官險 175

子路 冉求 公西華 178

子貢與顏回 182

睡午覺的事 184

無欲則剛 187

子貢讚美老師 188

孔子論人品 191

孔子返國的考慮 203

孔子的心願 208

忠信者多 好學者少 210

雍也第六 213

以敬為中心的人 217

遷怒與貳過 220

孔子的輕重權衡 223

顏回的仁道 冉雍的仁行 226

從政的學養 228

貧病又如何 230

君子大儒 小人小儒 232

奇才與異行 234

人事應對的智慧 238

知之 好之 樂之 242

為何敬而遠之 244

水山 動靜 樂壽 248

孔子為何感歎 251

見南子 道中庸 253

謙虛吧 不唱高調 257

孔學新語發凡

我們作為現代的一個人，既有很沉痛的悲慘遭遇，也有難逢難遇的幸運；使我們生當歷史文化空前巨變的潮流中，身當其衝的要負起開繼的責任。但是目前所遭遇的種種危難，除了個人身受其苦以外，並不足可怕。眼見我們歷史傳統的文化思想快要滅絕了，那才是值得震驚和悲哀的事！自從五四運動的先後時期，先我們一輩而老去了的青年們，為了尋求救國之路，不惜削足適履，大喊其打倒孔家店。雖然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有些人到了晚年，轉而講述儒家的思想，重新提倡孔孟之學，用求內心的悔意，可是已形成了的風氣，大有排山倒海之勢，根本已無能為力了！

其實，孔家店在四十年前的那個時代，是否應該打倒，平心而論，實在很有問題，也不能盡將責任推向那些大打出手的人物。原因是孔家店開得太久了，經過兩千多年的陳腐濫敗，許多好東西，都被前古那些店員們弄得霉爛不堪，還要硬說它是好東西，叫大家買來吃，這也是很不合理的事。可是

在我們的文化裡，原有悠久歷史性的老牌寶號，要把它洗刷革新一番，本是應該的事；若隨便把它打倒，那就萬萬不可。這是什麼原因呢？我有一個簡單的譬喻：我們那個老牌寶號的孔家店，向來是出售米麥五穀等的糧食店，除非你成了仙佛，否則如果我們不吃五穀米糧，就要沒命了！固然麵包牛排也一樣可以吃飽，但是它到底太稀鬆，不能長日充飢，而且我們也買不起，甚至不客氣地說，還吃得太習慣，常常會患消化不良的毛病。至於說時令不對，新穀已經登場，我們要把本店裡的陳霉濫貨倒掉，添買新米，那是絕對可以的事。

因此，就可瞭解孔家店被人打倒是不無原因的：

第一，所講的義理不對。第二，內容的講法不合科學。我們舉幾個例子來說；（1）「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幾千年來，都把它解釋為父母去世三年以後，還沒有改變父母的舊道路，這樣才叫作孝子。那麼，問題就來了，如果男盜女娼，他的子女豈不也要實行舊業三年嗎？（2）「無友不如己者。」大家又解釋作交朋友要交比自己好的，不要交不如我的人。

如果大家都如此，豈不是勢利待人嗎？其實，幾千年來，大家都把這些話解錯了，把孔子冤枉得太苦了！所以我現在就不怕捱罵，替他講個明白，為孔子伸冤。

這些毛病出在哪裡呢？古人和今人一樣，都是把《論語》當作一節一節的格言句讀，沒有看出它是實實在在首尾連貫的關係，而且每篇都不可以分割，每節都不可以支解。他們的錯誤，都錯在斷章取義，使整個義理都支離破碎了。本來《論語》二十篇，都已經過孔門弟子的悉心編排，都是首尾一貫，條理井然，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因此，大家所講的第二個問題，認為它沒有體系，不合科學分類的編排，也是很大的誤解。

為什麼古人會忽略了這一點，一直就誤解內容，錯了兩千多年呢？這也有個原因，因為自漢代獨尊儒學以後，士大夫們「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思想，惟一的批發廠家，只有孔家一門，人云亦云，誰也不敢獨具異見，否則，不但烏紗帽戴不上，甚至，被士大夫所指責，被社會所唾棄，乃至把戴烏紗帽的傢伙也會玩掉。所以誰都不敢推翻舊說，為孔子伸冤啊！再

加以到了宋代以後的科舉考試，必以四書的章句為題，而四書的義解，又必宗朱熹的為是。於是先賢有錯，大家就將錯就錯，一直就錯到現在，真是冤上加錯！

現在，我們的看法，不但《論語》二十篇，每篇都是條理井然，脈絡一貫，而且二十篇的編排，都是首尾呼應，等於一篇天衣無縫的好文章。如果要確切瞭解我們歷史傳統文化思想的精神，必須先要瞭解儒家孔孟之學，研究孔子學術思想的體系，然後才能觸類旁通，自然會把它融和起來。至於內容方面，歷來講解的錯誤之處，屢見不鮮，也須一一加以明辨清楚，使大家能夠認識孔子之所以被尊為聖人，的確是有其偉大的道理。如果認為我是大膽的狂妄，居然敢推翻幾千年來的舊說，那我也只好引用孟子說的：「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何況我的發現，也正因為有歷代先賢的啟發，加力學、思辨和體驗，才敢如此作為，開創新說。

其次，更要鄭重聲明，我不敢如宋明理學家們的無聊，明明是因佛道兩家的啟發，才對儒學有所發揮，卻為了士大夫社會的地位，反而大罵佛

老。我呢？假如這些見解確是對的，事實上，也只是因為我多年學佛，才悟出其中的道理。為了深感世變的可怕，再不重整孔家店，大家精神上遭遇的危難，恐怕還會有更大的悲哀！所以我才講述二十年前的一得之見，貢獻於諸位後起之秀。希望大家能秉宋代大儒張橫渠先生的目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今後我們的文化和歷史，擔承起更重大的責任。我既不想入孔廟吃冷豬頭，更不敢自己杜塞學問的根源。

其次，我們要瞭解傳統文化，首先必須要瞭解儒家的學術思想；要講儒家的思想，首先便要研究孔孟的學術；要講孔子的思想學術，必須先要瞭解《論語》。《論語》是記載孔子的生平講學，和弟子們言行的一部書。它雖然像語錄一樣用簡單的文字，記載那些教條式的名言懿行，但都是經過弟子們的悉心編排，自有它的體系條貫的。自唐以後，經過名儒們的圈點，沿習成風，大家便認為《論語》的章節，就是這種支支節節的形式，隨便排列，誰也不敢跳出這傳統的範圍，重新加以註釋，所以就墨守成規，弄得問題叢

生了。這種原因，雖然是學者因襲成見，困於師承所致。但是，最大的責任，還是由於漢、宋諸儒的思想壟斷，以致貽誤至今。

我們傳統的歷史文化，自秦漢統一以後，儒家的學術思想，已經獨尊天下。生當漢代的大儒們，正當經過戰國與秦漢的大變亂之後，文化學術，支離破碎，極須重加整理。於是漢儒們便極力注重考據、訓詁、疏釋等的工作，這種學術的風氣，就成為漢代儒家學者特有樸實的風格，這就是有名的漢學。現在外國人把研究中國文化的學問也統名叫作漢學，這是大有問題的，所以我們自己要把握這個名辭所代表的不同意義，分清楚才好。

唐代儒者的學風，大體還是因襲漢學，對於章句、訓詁、名物等類，更加詳證，但對義理並無特別的創見。到了宋代以後，便有理學家的儒者興起，自謂直承孔孟以後的心傳，大講其心性微妙的義理，這就是宋儒的理學，與漢儒們但講訓詁、疏釋的學問，又別有一番面目。從此儒學從漢學的範疇脫穎而出，一直誤認講義理之學便是儒家的主旨，相沿傳習，直到明代的儒者，仍然守此藩籬而不變。

到了明末清初時代，有幾位儒家學者，對於平時靜坐而談心性的理學，深惡痛絕，認為這是坐致亡國的原因，因此便提倡恢復樸學的路線，但求平實治學而不重玄談，仍然注重考據和訓詁的學問，以整治漢學為標榜，這就是清儒的樸學。由此可知儒家的孔孟學術，雖然經漢、唐、宋、明、清的幾個時代的變動，治學的方法和路線略有不同，但是尊崇孔孟，不敢離經叛道而加以新說，這是一仍不變的態度。雖然不是完全把它構成為一宗教，但把孔子溫良恭儉讓的生平，塑成為一個威嚴不可侵犯的聖人偶像，致使後生小子，望之卻步，實在大有瞞人眼目之嫌，罪過不淺。所以現代人憤憤然，奮起要打倒孔家店，使開創兩千多年老店的祖宗，也受牽連之過，豈不太冤枉了嗎？

現在我們既要重新估價，再來研究《論語》，首先必須瞭解幾個前提。

（一）《論語》是孔門弟子們所編記，先賢們幾經考據，認為它大多是出於曾子或有子門人的編纂，這個觀念，比較信實而可靠。

（二）但是當孔門弟子編記此書的時候，對於它的編輯體系，已經經過

詳密的研究，所以它的條理次序，都是井然不亂的。

(三) 所以此書不但僅為孔子和孔門弟子們當時的言行錄，同時也是孔子一生開萬世宗師的史料，為漢代史家們編錄孔子歷史資料的淵源。由此可知，研究《論語》，也等於直接研究孔子的生平。至於效法先聖，自立立人，以至於治平之道，那是當然的本分事。

(四) 可是古代書冊是刻記於竹簡上的，所以文字極需簡練，後來發明了紙張筆墨，也是以卷幅抄寫捲起。但因古代的字體屢經變更，所以一抄再抄，訛誤之處，不免有所脫節，因此少數地方，或加重複，或有脫誤，或自增刪，都是難免的事實。

(五) 古代相傳的《論語》有三種，即《魯論》二十篇，和《齊論》二十二篇，又在孝景帝的時期，傳說魯共王壞孔子故宅的堵壁，又得古文《論語》。但古文《論語》，和《齊論》，到了漢魏之間，都已逐漸失傳，現在所傳誦的《論語》，就是《魯論》二十篇了。

(六) 至於《論語》的訓詁註疏，自歷漢、唐、宋、明、清諸代，已

經有詳實的考據，我們不必在此另作畫蛇添足的工作。至若極言性命心性的微言，自北宋五大儒的興起，也已經有一套完整的努力，我們也不必另創新說，再添枝葉。

最後舉出我們現在所要講的，便是要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體驗，擺脫二千餘年的章句訓詁的範圍，重新來確定它章句訓詁的內義。主要的是將經史合參，以《論語》與《春秋》的史蹟相融會，看到春秋戰國時期政治社會的紊亂面目，以見孔子確立開創教化的歷史文化思想的精神；再來比照現代世界上的國際間文化潮流，對於自己民族、國家和歷史，確定今後應該要走的路線和方向。因此若能使一般陷於現代社會心理病態的人們，在我們講的文字言語以外去體會，能夠求得一個解脫的答案，建立一種卓然不拔，矗立於風雨艱危中的人生目的和精神，這便是我所要馨香禱祝的了。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

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論語》是一部語錄體裁的書，是孔子的門人弟子們，記述老師孔子，當時向弟子們的教學，和解答問題等的記載。粗讀起來，好像條理層次不清，分類又不合系統。如果加以悉心體會，就會發現它的精神和體系，自有條貫，並非次序紊亂，漫無目的。讀書必要另具隻眼，才不會瞎摸亂撞。儒家門牆在望，只要自有眼目，便可由此書中體會得孔門學問的宗旨，與精神所在，不會輕易被人瞞過去了。

學問的基本

第一篇的〈學而〉，是孔門弟子彙編孔子所教，為學的宗旨與目的，以及為學的精神，和為學態度的基本道理，是全書二十篇的綱領，所以首先要深切體認。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通篇首先提出孔子教示為學的精神與態度，要弟子們應當為學問而學問，不是為功名利祿而學問。它的重心在於「時」字和「悅」字。為什麼呢？因為學問之道，在於造就一個人之所以為人，以及人要如何立身處世的道理。至於知識和文學等等，只是整個學問中的一部分，並非學問的最高目的。立身就是自立，處世就是立人，因此為學的精神，要做到隨時隨地，在事事物物上體認。洞明世事，練達人情，無一而非學問，遂使道理日漸透澈，興趣日漸濃厚，由好之者而變為樂之者，才是學而「時」習之到達了「悅」的程度。倘是只為求知識文學而學問，事實上有時反而覺得很苦，哪

裡還會悅得起來呢！只有在學問上隨時有會於心者，才能心胸開豁，無往而不悅的。一定要有這種見解，才不會把這句話變成教條，才能領略到，這一句的確是為學的至理名言了。

因此他又跟著說，真正為學問的人，首先就要確立一種精神，認清人生的本分，然後能夠以一生甘於淡泊，樂於寂寞的胸襟，方能順時因勢，隨時偕行，如此才可以言「學」。儒者以學問為本，以持身謀生為務；謀生與職業，是持身的要務，不能與學問混為一談。但要知道，「德不孤，必有鄰」，只要學問真有成就，自然會如響斯應，「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當然會有志同道合的良朋益友，互相過從，所以他說：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如果把這句話只解為朋友來便樂了，有時候是講不通的。因為朋友不一定都是令人樂的，有良朋也有害友，壞朋友來了的時候，你縱使硬把這句話貼在心裡做教條，也會有學而時習之，不亦苦乎之嘆了。所謂遠方，是說不一定是目前親近的朋友，千里趨風，知音在邇，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

故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他跟著又說：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那是進一步又告訴你，為學問是為了自學作人，目的並不在求人知，假定寂寞一生，沒沒無聞，沒有半個知己，也不要怨天尤人才對。「慍」，是內心怨憤；「君子」，是儒者學問成就者的美稱。通常的人情，總是喜歡自我表揚，都有自視甚高的心理，所以無真學問者，便有懷才不遇，憤世嫉俗，甚之對社會人羣，生起一種仇恨怨懟的心理。因此在〈里仁〉篇中，孔子又說：「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了。這個立，就是要建立學問的宗旨與中心，如要真為學問，首先就要確定這個精神和態度，然後才可以談學問。這三則記載，就是標出孔門為學的精神和態度，首尾條貫井然，並非如教條一樣，各自分立的。循此一貫的線索，便可以得到其中的旨趣了。

孔門為學的精神與態度，既已瞭解，那麼，為學又學個什麼呢？於是便引出孔門弟子有若的一則話來了。

孝弟是什麼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

有子名有若，魯人，是孔子的弟子，少孔子四十三歲。他指出孔子教示為學問的目的，是在完成一個人之所以為人，也可以說是完成一個真人，就是以孝與弟，作為學問的基本。為什麼呢？「孝」是為人兒女者，上對父母的一種真性情的表現，也就是天性至愛的昇華，這是一個為學的縱向中心，所謂承先啟後，繼往開來，是貫串上下的。「弟」是指對兄弟姊妹，乃至朋友社會人羣真誠的友愛，這是為學的橫向中心，所謂由親親、仁民，而至於愛物。弟也就是友弟，也就是人與人之間友愛的基礎。

人為什麼一定要孝弟呢？因為人之所以為人，他不同於動物之處，就是有靈性和感情。孝與弟，是人們性情中最親切的愛之表現，一個人對父母兄弟姊妹骨肉之間，如果沒有真性情和真感情，這就不知道是個什麼東西了。

我們都是作過兒女的，也都有機會要作父母，至於兄弟姊妹朋友，大家都都是有過經驗的，試想，假使對上下左右，沒有孝弟的至性至情，那個社會，會變成一個什麼形態呢？所以，以孝弟為學問的基本，就是要求人人培養這種真性情的美德。由此擴而充之，對社會國家和人類，才有真愛。

古人說：「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是由於這個道理而來。西方的文化，大體很注重社會人羣橫的一面，所以由男女夫婦的愛，擴而充之，就是社會和國家愛的觀念，而且重視下面較多；至於對上面的父母呢？並不特別注重孝道，只是下對兒女的養育，盡了最大的愛，兒女長大了，上對父母也就不一定要盡孝。再看西方的上，是以形而上做對象，建立一個神，做為信仰的皈依，也許忽略了人與神之間基本的橋樑——對父母的孝道。所以舉世重視的西方文化，好像只措了一個丁字架在世界上走，似乎不能撐持這個上下左右十方的天地了。

如果你認為教孝教弟，還情有可說，那教人不犯上，豈不是愚民思想，專制的觀念嗎？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革命還會成功嗎？時代還會進步嗎？

那我告訴你，你的觀念錯了。請問，誰說「上」字只是對君主專制，或統治者的表示呢？上就是上下的上，一個有真性情，真學問成就的人，他絕不會忽視從上代以來的傳統歷史和文化；只有缺乏真性情的人，才會想推翻上面傳統下來的歷史文化。我們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到此攔腰一刀，不是被好犯上的人腰斬了嗎？今天社會的風氣，不孝，不友愛的形成，不是人本位已經失去了大本了嗎？溫故可以知新，由此慎思明辨，便可以知道未來的世界應該是如何的了。

由此可以認識孔子教學的偉大處，真是放之六合而皆準，彌綸天地而不過。所以有子在這裡，告訴你孔門教人為學的目的，在於培養人性中的真性情。它的基本，就是先要做到孝與弟。如果人生最基本的孝弟真情都沒有了，還談得到其他嗎？因此他再提出「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這句話了。不孝弟，必定會犯上，那是必然的趨勢和結果，那是人性的反面，也是缺乏良好教養的表現。古文鮮字與少字通用，毋須另講。

為學的目的，在於養成人性最基本的孝弟，為什麼在這裡，又單獨地插

入一則說「仁」的話呢？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這則話在這裡插入〈學而〉篇裡，未免顯得太突兀了。其實並不奇特，仁之一字，是我們傳統文化裡一個至高無上的精神，尤其是儒家的學問，以完成一個人達到仁的境界為宗旨。上面把孔門為學的精神、態度與目的，都已提出來了，到此才顯示為學的宗旨，在於完成一個仁字。學不至仁，便無成就。然而仁不在於學理上的巧言思辯，和外表的做作，所以在〈衛靈公〉篇及〈陽貨〉篇中，又引孔子的話來證明說：「巧言亂德」、「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仁是性情心性的最高境界，有體有用，必須要篤實履踐才能做到。第四〈里仁〉篇中，專講此道，所以不必在這裡多作討論。這裡單獨插入這一則，只為顯出為學的宗旨，乃順承上面所講各則而來，是一畫龍點睛之筆。如果你認為「巧言」只是指巧辯之言，「令色」只是指阿諛的態度，那麼除了不巧言，不令色以外，便算是達到仁的境界了嗎？這未免太不踏實。要知

道，為學而達到仁的境界的人，在孔子生平，是絕少輕許的，就如繼傳孔門道統的曾參，也自謙地不敢輕易言仁。所以在提出為學宗旨的仁字以後，加入了曾參的一則話，表示學而至仁，他亦有所不敢造次輕言之慨。但他說自己只能做到日日以三事反省自己，也許略近於仁吧！

你每天反省嗎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待人接物，「無一事而不盡心謂之忠」。立身處世，「無一物而不盡情謂之信」。〈學而〉一篇，以孝弟忠信四個字，為學問的準則。孝弟是內以持己，忠信是外以致用，內外備至，體用兼圓，這是孔門教學完成仁的境界的極則。所以在這裡，曾子只提出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的兩件事，日日以此省察自己的篤實履踐工夫，希望不辜負夫子的諄諄傳授，那才

是學問的用力重點。所謂「傳不習乎」，就是指夫子的所傳所教，自己日日反省實踐的工夫，是否真能做到了呢？

由此可見孔門當時為學的風氣，師弟之間，兢兢業業，孜孜以學問為務的精神，是如此的誠敬親切，踏實履踐。如果只把它作為教誡式的教條來看，有時候就會看成虛文了。由於這三句話，再反觀體察今日的社會人羣，無論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大家相處，到處都是「當面春風背後雪」，而堅持德行盡忠盡信者少，玩弄權術而不忠不信者多。大家都感覺世風愈來愈壞，只是無法可以挽回，正因為失去了儒家所教的作人的學問之道。我們如能深加體會這一節話，便會瞿然反省而警惕了。

〈學而〉一篇的要點，到此都已揭示出來了，那麼，學問之道，就止於此而已嗎？那又不然！不然！學以致用，立身必然關係處世。內以持己之學，已有上面三則；那麼出以致用的學問，又是如何呢？儒者以內聖外王之學相標榜，古文「用」字與「王」字相通，外王就是外用。由內聖而至於外用，也只是擴充其內養所得，以持身立己之道的學問，用之於立人處事而

已。所以下文又引孔子的話。

節儉的美德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這個「道」字，這裡作動詞用，也就是領導的導字相通用。春秋封建時代，列國諸侯的大小強弱，通常是以戰車的多少為代表。周室王者，為萬乘之君，與現代理想中聯合國的領導地位相似。千乘之國是諸侯列國的強者，介乎王者之間，可以稱得上是個大國。這裡引用孔子的話是說，儒者一旦有學而致用的一天，其以內聖之道，領導千乘之國時，也只需擴充平常學養所得，就是領導治國者的真學問了。也就是說，只要擴充平常以孝事父母的至情，對一事一物而無不敬，便是大有用於天下了。「敬」，是信的根本，所以領導治國的人，必須要做到敬事而信的程度。

所謂敬事，就是無論對事或對人，都要以全副心力去做，能夠誠敬之

極的話，凡事便可洞見機先，也就是事先看清它的動因和所得的後果。所以舉措實行每一件事，慎其終者必慎其始，自然就可立信於天下了。如果不敬其事，漫不經心的處置事物，或朝令夕改，那就會失信於人，國人也就不信他的領導了。所謂敬事而信，不僅對事而言，須知領導治國者，信己又須信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如不能開誠布公，信己信人，只是勉強相從附和，其對事的不敬，就可想而知，他的結果，也不待說了。

所謂節用，好像專指財政經濟的節儉而言，其實儒家、道家，繼承傳統文化，都以儉為教。但要知道，儉字不僅指財政經濟而已，消費精神，不愛惜人力，社會奢侈風氣的形成等等，都是不儉所致，都是不知節用的結果。所以孔子告誡弟子們，領導治國者，必須節用而愛人了。至於「使民以時」的一句，意義更為重要，所謂「時」，它的意義極大。簡略地說，大而言之，領導治國者，必須使人民認清時代大勢的趨向，然後把握這一時代，創造新的時代。小而言之，必須要瞭解人們的時代心理，一切措置，必須合於人們當時的需要，然後才能要求國民為國忠誠努力。

除此以外，凡軍國大計，決策運籌，必須要有學問，能深切瞭解時運的機先，然後以四兩而撥千斤，就可以達到無為而治天下之道了。所以，能掌握這個時字，便是帝王之道，與王者師之道的學問了。歷史上興衰成敗的局面，每一幕的起落，都合於這三句話的原則。舉例來說，當漢、唐初興的時期，大多的措施，都合於這個道理。又如明末亡國的時期，隨時隨處的措施，都違反了這個原則，所以只要以史證經，就可明白其中的深意了。

〈學而〉篇中，本來只是發揚孔門為學的道理，到此忽然插入一則孔子言學而致用，涉入領導治國的學問，這決非孔門弟子們的隨便安排，只要把全篇作為一篇論學術的文章讀，就可以明白它的行文起伏曲折，以及學術思想的發展過程了。所以在這一則之後，又提出孔子以孝弟為教化中心的目的了。

為學的重點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後人認為，孔子當時周遊列國，汲汲於求得從政之位，目的是實行他所代表的傳統儒家理想的政治。其實，當時栖栖惶惶的孔子，究竟是否就是這種心願，實在不敢妄加忖度。不過，他當時並非愁慮國家天下的衰亂問題，只是憂慮傳統文化真精神的斷絕，因為這是隨處可見的事實。須知，國亡可復，但傳統文化的形成，是由歷史的累積，和千秋萬世智慧的結晶而成，不是一蹴而可就的。

〈學而〉篇中，只記述孔門的為學道理，以及存續傳統文化精神，雖然間或涉及政治理論和思想，到底不是本篇的主要目的。因此便又引出孔子所教弟子的，入孝、出弟、謹信、汎愛、親仁了，這也等於說，何必汲汲於講求領導國家的道理呢！只要盡心致力於學問，入而孝於父母；出去處世，對

於社會人羣，能夠做到友愛，謹慎言行而有信，胸懷博愛，躬親履踐而達到仁的境界，才是學問的要緊關頭。如果為學能到這個程度，還有多餘的精神和能力，就可以學習文學或其他的知識了。到此明白指出，學問與文學，是迥然兩途的事，千萬不可混為一談。

為什麼要這樣解說呢？豈不是牽強附會嗎？不然！決沒有牽強附會的成分。何以見得呢？在第二〈為政〉篇中有一則：「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政？」這豈不是很好的自註自解，與此遙遙相對嗎？以《論語》而講《論語》，豈不比另作註解更為確切嗎？須知學問固然為致用，用也可能是從政，但為學的目的，若在急求致用於從政，那就根本歪曲了孔門為學的精神。所以本則的道理，就不得不安置在此處，孔子也只有終其身而作無位的素王了。

跟著而來的，是孔門弟子子夏的一則話，再提為學的態度，並一再指出孝弟忠信的重要，用以證明孔門為學的目的。

盡孝 盡忠 有信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是孔門的弟子，名卜商。這一則開始的兩個賢字，第一個是動辭，第二個是名辭，指有學問的賢者。「色」字指態度，同時也作男女好色之色。「易」字指變易的易。他是說，假定有一個人，見到有學問的賢者，便肅然改變態度而起敬，就是賢其賢，自己願效法他，致力為學。甚之可以放棄愛慕男女色相的戀愛心，而來專心致力於學問。這豈不是最難能而可貴的嗎？這樣的人，豈不是人中的俊傑，最難得的良才嗎？歷史上這種見賢思齊，終至學問成就，事功德業永垂千古的，實在有不少的人物。例如宋代大儒張橫渠，他在少年時代，談兵結客，豪氣凌雲，自從晤見范仲淹後，便迴心向學，終成開北宋理學的大儒。可是我們只要將心比心，就可以明白，這的確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人如果見賢思齊，自會致力為學；仰事父